

一部出版前争相传阅爱不释卷的小说
一部众多名家鼎力推荐的厚重佳作

眼前分明像座山，又似一堵墙，

目不及顶，也望不到边，

黑黝黝地矗立着，

又似乎正朝着他的身体

渐渐倾倒而来……

著

邱布银

（长篇小说）

YUANFANG / DE / NIHONG

远方的

霓虹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长一篇小说

邱布银 著

YUANFANG / DE / NIHONG

远方的霓虹

谢布银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方的霓虹 / 邱布银著. —2 版.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 - 7 - 5513 - 1245 - 5

I. ①远… II. ①邱…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5358 号

远方的霓虹

作 者 邱布银

责任编辑 耿 英 刘 涛

封面题字 谢福德

整体设计 李洁蒙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029 - 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1245 - 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029 - 87250869

序

王盛华

欣闻延安作家邱布银先生要出版一部反映陕南家乡那里农村青年立志走出大山、勇于追求梦想的长篇小说，我由衷地高兴，并表示真诚地祝贺！

布银先生出生在陕西山阳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通过勤奋努力考入陕西省林业学校就读，学成后自愿到延安革命老区从事林业工作。在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一直痴迷于文学创作，利用业余时间先后创作出大量的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优秀文学作品，这种对文学艺术孜孜以求的精神值得鼓励。

读完他的这部长篇小说《远方的霓虹》，我很欣慰。总体认为，这是一部记录中国农村变革历程的史册。他以巧妙的构思，把从“大锅饭”到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从落实减免农业税政策到实行种粮补贴，从新农村建设到城乡一体化再到今天的土地流转，包括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带给农村的新变化，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有机地融合一起，浑然天成。

这还是一部讴歌当代农村青年追逐梦想的励志曲。无论主人公高大山也好，韩晓燕也罢，包括高艳丽、小曼、小玲、王富贵、张岚等，乃至宋大成、张俊峰和婉儿，尽管他们追求理想的目标不尽相同，选择的路径也不尽一致，各有千秋，但都无一例外地怀有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不甘贫穷，不甘平庸，勇于向命运发起挑战。

再者，这还是一部反映现代爱情、婚姻、家庭真实现状的轻喜剧。无论高大山和韩晓燕、高大山和张岚、韩晓燕和光头、张岚和小胡子、王富贵和高艳丽、婉儿与传虎的爱情也好，还是张俊峰与婉儿的婚外情和张俊峰与张岚娘的婚姻生活也罢，关系虽错综复杂，情感相互交织，但细品起来却又合情合理，在写作技巧上处理得无可挑剔。这些人物的情感生活有喜有悲，也不乏对现实生活的讽刺和抨击，但结局却很圆满。

另外，这也是一部折射当今官场暗流涌动的警示片。通过叙述张俊峰与阮光明的暗中较量、高大山升职道路上的挫折和打击，将官场之间的明争暗斗表现得淋漓尽致，读后掩卷长思，颇有感染。

整部小说思想厚重、情节紧凑、语言凝练、人物个性鲜明极具张力，既富有浓郁的地方生活气息，又倾注了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深层思考，是一部集思想与艺术于一体的上乘长篇佳作，期待早日付梓面世。

言不在多，以是为序！

（王盛华，著名作家、评论家、文化学者，陕西省国学

故事梗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在陕西秦岭南部一个偏远山沟的农家子弟高大山，少年时代双腿突生恶疮，因家贫无钱医治，经年忍受着疼痛和饥饿的煎熬，却以顽强的毅力发奋苦读，立志考入中专走出秦岭大山，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他的勤奋好学和才华崭露赢得了同学韩晓燕的芳心，演绎出一段一波三折的青涩爱情故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大山如愿以偿被山外一所中专学校录取，而韩晓燕进入高中继续深造。不同的人生轨迹造就两种不同的人生际遇。高大山认识了“官二代”张岚，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通过其父顺利留在省城工作，而韩晓燕则嫁给本地“公子哥”光头。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人生志向和追求目标，导致高大山和韩晓燕各自的婚姻生活皆以失败而告终。

90 年代末，不甘向命运低头的韩晓燕离婚后，为了弥补当年未能走出大山的缺憾，毅然决然选择来到山外创业，并

成功创建了自己的蔬菜批发公司。其间与婚姻生活同样失意、仕途并不得志的初恋情人意外重逢。同病相怜，让两颗伤痕累累的心重新贴在一起。

进入新世纪，在中国农村历经从吃“大锅饭”到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减免农业税到实行种粮补贴，从新农村建设到实行土地流转的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城乡一体化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某种程度上，农村较之城市更具发展潜力。面对农村新变化、新机遇、新诱惑，高大山和韩晓燕决定放弃山外霓虹璀璨的大都市生活，重新回到今非昔比的大山里建设自己的新家园，实现新的人生理想，开启他们崭新的生活。



眼前分明像座山，又似一堵墙，目不及顶，也望不到边，黑黝黝地矗立着，又似乎正朝着他的身体渐渐倾倒而来。情急之下，他本能地张开双臂，踢腾着双腿，那架势像是游泳，却神奇般地飞将起来。

就这样，他拼尽了全力向上再向上地那么挣扎着、飞翔着，试图摆脱掉这突如其来的险境。

终于冲出了山顶，他长吁一口气。然而，放眼望去，并不曾见到他渴望着的明媚的阳光，更没有泛着银光的河流和那葱绿的树木花草，满眼全是密密麻麻酷似刀尖般的黑色山头，齐刷刷地剑指向他，仿佛稍有松懈，定将被碎尸万段。这阵势，他在电影里多少是曾见到过的，跟古代士兵列阵出征前，个个长矛在握的场面何其相似！不过，银幕里这时往往会飞出一位武艺超强的黑衣大侠，矛尖之上呼啸而过，一根汗毛断然也不会伤及。现在，他是多么希望自己也有如此超人的魔力啊！因为他明显地意识到自己快要支撑不住，双

腿剧痛难忍，丝毫动弹不得，身体快要像落叶一般旋转着向下飘落，即刻就会被山尖穿透胸膛。

他已经绝望地闭上眼，等待死神的降临……

从噩梦中醒来，高大山疹出一身冷汗，惊魂未定的他，目光呆滞地望着漆黑的屋顶。方才梦中的情景依稀在眼前浮现，他甚至连自己现在是梦是醒都分辨不清，只有无边的恐惧包裹着他。他想喊叫，想把梦中的情景说与人听，那样或许能够得到些许安慰，哪怕身边有个人，给他壮壮胆也行，也好让他尽快从方才那场噩梦中解脱出来。不然的话，他还会和以往一样，刚梦见恶人追赶，或是遭人欺负，惊醒过后，一旦闭上双眼，噩梦会继续连贯性地进行下去。那将是多么的可怕啊！

可是现在，这间屋的土炕上只睡着自己一人。

自打双腿长满恶疮后，白天活动一天，夜晚疼痛就会加剧，躺下来便与死人无异，要想翻个身换个睡姿都得咬紧牙关，费好大的劲。以前他是和兄弟睡在一起的，有个照应，后来病情加重，经不起一点哪怕是轻微的摩擦和触碰。有几次，弟弟也不知怎么就触碰到他身上的烂处，疼得差点要了他的命。娘是听见他失声叫唤跑过来的，她轻轻揭开他身上的被褥，只见他蜷缩成一团，面部因为痛苦已经扭曲得变了原形。娘心如刀绞，当下痛骂弟弟高大水，说：“咋没睡死个你！”伸手就给了大水一巴掌。大水虽有一肚子委屈，却自知理亏，起身下炕。自此，高大山就只能一人睡了。

一个人的夜晚，伴随高大山的除了腿上带来的一阵阵疼痛，便是四周无边的黑色的夜了。

好在隔壁屋子住着爹和娘，不时有均匀而轻微的鼾声传来，这声音多少会让他感到既温暖又踏实。

尽管高大山还只是一个九岁大小的孩子，从来还没有像

现在这样单独地睡过，而且还要默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尤其在死寂而又漫长的夜里，他该是多么的无助，又是多么的悲凉。然而无论如何，他绝不能因为恐惧和无眠，去打搅熟睡中的爹娘——他们干了一天的重活，容他们一个片刻的喘息吧！

今天是星期天，高大山不用早起上学。经过昨晚一夜的折腾，天明时分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觉醒来，眼屎把上下眼皮粘在一起，他蘸口唾沫揉搓了半天，才勉强掰开一条缝隙，然后一颠一跛地向门外的道场走去。

外面天气很好，阳光照在脸上暖烘烘的。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在场边觅食，叽喳不休。爹和娘就在门前坡地薅草，锄头划过石子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这声音，让高大山很自然地联想起贫瘠土地上耕牛的粗喘声和老农的叹息声。

高大山循声走到爹娘跟前，见邻居宋婶坐在地上，正和娘说些家长里短。爹一直闷着声，头也不抬，吊着个脸，一下又一下重复着简单而机械的动作。娘是歇歇停停的，有一句没一句地应和着宋婶的话。

宋婶家说是邻居，却隔着一座小山。寨子洼村满共也不过二十来户人家，大部分都居住在河川里。原先半山腰上还住过几户姓贾的，后来听说在河南挖金矿挣了钱，也在川道里新盖了房子。现在石头寨子底下就只住了他们两家，一家姓宋的，一家姓高的。两家都是当地老户，土地改革时期就落脚在此。父辈手上交情颇深，一个住山的这边，一个住山的那边，中间由一条砭路两头连着，两厢照应，日子都不富裕，你穷我比你更穷，穷日子过起来很简单，吃饱为原则，多余的压根儿犯不着去想，想了也白想。

日子一长，两家人都有端着饭碗串门的习惯。不是你来，便是我往，吃着说着，笑着乐着。来的人吃完了饭，嚷着端

碗要回，这边的一脸恼相，夺过碗来进屋盛得溜满，边向手上塞，边说：“嫌我的饭差池哩，还是怕饭里有毒？”来人自知不便推辞，赶忙起身上前，笑脸接过，寒暄几句，吃上一口，放下碗筷，嘴里啧啧有声，道：“瞧这饭做的，手艺是越来越高了，好吃好吃。”主家就免不了谦虚地说：“粗茶淡饭，像是猪食，你将就吃点。”一来二去，两家不分你我，但凡谁家有了重活需要帮个忙的，只管招呼一声便是。

这样的日子，就好比寨子洼那架古老而又笨重的水车，日复一日，咯吱咯吱，不紧不慢地重复转动着……

世上的事说来也巧。到了宋婶和大山娘开始操持两家孩子婚事的年月，偏巧宋家的大儿子宋飞就和高家的大女儿——高大山的大姐高艳丽年龄相仿。本来两家就有世交，知根知底，两个孩子又从小一起长大，两家联姻再合适不过。宋婶赶忙托了媒人——柴二毛的媳妇“刘巧嘴”到高家上门提亲。本以为顺风顺水的事，只需媒人穿针引线带个话的，结果，刘巧嘴回来把高艳丽的话一五一十地说与宋婶听了，宋婶当下缓不过神来，沉吟半晌，生气地骂道：“这个贱货，我小飞咋的啦？她还看不上？难道山外男人的家伙就好使，用着就受活了咋的？”刘巧嘴见宋婶正在气头上，骂得不是个话，就轻言细语地劝她，说：“他婶儿，你也不要生气，像咱小飞这样要人有人样的，还熬煎打光棍啊？回头我再好好留心去别处打问打问就是了。话又说回来啦，人嘛，都想往高处走的，这几年咱这跟前不是有好多女娃嫁了山外吗？”

“我就纳闷了，这女子娃出了山外，嫁得那么远，又不比在家门口早晚有个照应，到底有啥好了，你说？”宋婶瞪着双眼冲着刘巧嘴，说一句用力点一下头。她是想不通的。

“啥好？白面馍好！”刘巧嘴撇着她的薄嘴唇，继续说，“你是没有听人回来说，人家山外平时就把白面馍用笼子装

着，挂在堂屋，上地干活了揣上就走，尽饱了吃的。你再看看咱，说是包产到户了，比原先是好了些，可和人家能比吗？”宋婶只顾埋了头，坐在板凳上长吁短叹，又问道：“那女子是这意思，她家大人就由了她了，也不劝说劝说？”刘巧嘴说：“劝是劝了，这女子大了能由了娘？根本不顶用！”宋婶说：“那一定是做给你看的——说到底还是没有下硬茬，大人跟娃穿一条裤子——压根儿就看不上我们家。”

媒人好说歹说，总算让宋婶的气暂且消了大半。但此后，高宋两家见面都显得不那么自然了，总是别别扭扭。两月后的一天，竟然为了一件鸡零狗碎的小事，两家人撕破脸皮大吵一架，好几年里，老死不相往来，形同路人。大山爹就把当时宋婶咒骂高家人“要遭报应”“断子绝孙”的恶毒话，一直埋在心里，成了永远无法释怀的阴影。

放在别人，两厢争吵，相骂无好言，转过身事情过去也就罢了。大山爹并非小肚鸡肠之人，断然不会如此记恨不放的。问题是，他老宋家就不同了，既然他宋婶能骂出那样的话，保不准她家公公宋法师就会背地里使怪哩。

宋法师的外号是当地人送的，原名宋新忠，据说懂点法术，十里八乡颇有一些名气。此人心术不正，时不时地就爱玩弄一把，害得乡人背地里恨得牙根直痒痒，又不敢招惹，敬而远之。

相传，一日，法师从一户正在酿酒的人家门前经过，主人忙得全然没有在意他，便记恨没有留他到家里吃酒，走不多远就念动咒语。果不其然，不过半个时辰，主人就失急慌忙地追赶过来，敬烟回话，道：“法师您大人不记小人过，我是实在没有看见您的。要不是这酒正酿得好好的，突然说没就没了，急得我团团转，这才听帮忙的提醒说，法师您刚才路过了。我这是来请您的，请您折回去尝尝酒酿得咋样。”

说着连拉带拽把法师请进屋里。法师只是嘴里嘟囔几句，帮忙的门外立刻大声叫道：“酒又回来了！”这件事满村传得神乎其神。

更为神奇的是，那日法师与朋友同行，邻村满囤媳妇从身边急匆匆走过，见满囤媳妇浑圆的屁股蛋子扭来扭去的，煞是诱人，朋友开玩笑说：“都说你会法术，今日何不亮一下子，逗逗前面那个欠收拾的，也让兄弟我开开眼界？”法师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朋友说：“你只要让她难受了就行。”法师犹豫一下，顺手在路边掐了一段狗尾草，念动咒语，放在唇边轻轻一吹，就见满囤媳妇像中了魔法一般，立在原地，脱掉裤子，双手乱抓下身……朋友看得目瞪口呆，直咽口水。事后朋友不再与其深交，心里惧怕三分，担心伴君如同伴虎，不定招惹了他会生出什么祸端来，还是离他远点为好。

这下，高家人因为儿女的婚事招惹了宋家，宋婶又骂出那样恶毒的话来，联想到宋法师，大山爹想：“儿子不明不白生了恶疮，一定是伤天害理不得好死的宋法师捣的鬼！”但是，恨归恨，他高家也不敢与宋家结仇太深。大山娘就主动上门套近乎，时间长了，宋家也念及邻里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况，事情都过去了，儿女们各自都成了家，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现在看来，当年两个孩子没有进得一家门，也是缘分注定，没有必要把仇恨一直带进棺材里去。

时间和贫穷，有时真的能够成为化解心结的最好的催化剂。

高家和宋家的关系就又慢慢缓和起来，宋婶还和以前一样，隔三岔五就过来串门，并说些当年自己的不是，甚至关心起大山的病情来。

这会儿，宋婶闲来无事就坐在大山娘面前，看他们两口

子鋤地，扯些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见了高大山，大山很有礼貌地叫了声“宋婶”，她像突然记起了什么，对大山娘说：“我公公活着的时候，听他说过认识一个会法术的，好像是北寺山的，姓黑，回头我再打问打问，请来给娃摆治摆治试试。”大山娘说：“真有人能治了娃的病，救了我娃的命，那是积德了，我天天给他烧香磕头都行。”宋婶笑着说：“人家又没死！”大山娘意识到失了口，打自己一个嘴巴，说：“我真是急得脑子昏了。他婶，为娃的事害你操心了。”自然又说些千恩万谢的话。

二

陕南的盛夏热得像个蒸笼，日头刚刚冒出山尖立刻就炸开了花，房前屋后的树叶、地里的玉米叶全部耷拉下来，铺满硷畔的南瓜蔓赤条条地裸露在外，活似腿上一条条凸暴的青筋。千万只蝉歇斯底里地齐声聒噪着，院子里那只白眼圈黑狗倒是安静，卧在地上吐着长舌，像是快要断了气。

高大山到了这个季节就是活受罪，他的腿肿胀得像个棒槌，火烧火燎地疼。脓包已经全部溃烂，黄色的黏稠脓水顺着双腿往下流，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腥臭味，成群的苍蝇总是挥之不去。他孤独地坐在门前道场边的硷畔上，望着远处的乌山和山下泛着银光的河水。

与其说他在望山，倒更像在读山。不上学的时候，家里人都出门忙活了，娘就安顿他说：“山儿，你腿疼哪也不要去了，就在家把门看好。”他就回应一声，闭了门，兀自呆坐硷畔边望着对面的乌山。

大山的家虽说在这寨子洼的半山腰上，四周却也群山环

绕，靠北翻过屋后山梁是大梁山，正对门前的南面横亘着的乌山，绵延数十里地，高耸入云，东西两面群山逶迤，沟沟岔岔散布着村落人家。高大山望着望着，越发感觉自己常常梦见的山和这眼前的乌山倒是有些相像了。

他对乌山是再熟悉不过的，班主任韩老师也给他们讲过，他说陕西是由三大板块构成的，北边是陕北的黄土高坡，他们这里属于陕南，中间就是关中平原的八百里大秦川，也就是省会西安所在地。他们陕南和关中平原中间由一座好大好大的山拦挡着，这山就是课本上提到的“秦岭”。大自然造就了秦岭那边平原地带的肥沃富庶，而他们这儿仍属秦岭山系，就活该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高大山这才回想起爹曾经说过，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去过山外省城——那不就是翻越秦岭吗？爹是出去“担脚”的，爹说，“担脚”就是把山货用扁担担着，翻过秦岭去山外换些针头线脑或是油盐酱醋什么的，一个来回得走个把月，中途要住骡马店，饿了向掌柜的讨碗开水就了干粮吃，渴了捧口山泉水喝。高大山就想，那一定是好远好远的路哇，去一趟将是多么的不易！但心里还是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向往。可是目下，他高大山还是个孩子，也就只限于幻想而已，别说山外了，去趟县城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腿脚灵便的时候，只要是星期天不上学，大山就约了同学上乌山，不是砍柴就是挖药，其实他还有个一直压在心底的愿望：有朝一日，他希望爬到乌山顶上，看看山的那边究竟啥样儿的。可是，即便这样小小的愿望他也没有能力实现得了。每次柴砍够了，药挖满了，太阳也落山了，自己就该回家了。不过，他对那里的每条小路、每道沟岔，甚至路旁的石头都是那样的熟悉，每次走过都感觉格外地亲切。遗憾的是，现在他是去不了了，被可怕的病魔死死纠缠着，寸步难行，连上学都成了问题。

傍晚的时候，爹娘他们都回到家里，邻居宋婶也来了，在堂屋围坐一圈。正对着大门的神龛下，如豆的油灯在柜盖上跳跃着，屋里昏暗得看不清人脸。娘端一碗开水递给宋婶，宋婶接了放在脚地上，说：“法师给你请来了，就在我家。”娘兴奋地说：“咋不一块领过来呢？”宋婶擤了一把鼻涕顺势抹在凳腿上，神秘地说：“人家有讲究哩，让我事先来打个招呼。”娘凑近了悄声问道：“咋说的？”宋婶抿口水，拿手抹了嘴，说：“只能在晚上治，吩咐让你请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帮忙哩。人家还说了，他爹和娃留在屋，其他人都得躲开。还安顿说，摆治完了，人家走的时候千万不能送的。”一家人支棱起耳朵认真在听。宋婶看了大山爹一眼，大山爹不吭声，闷着头抽烟，娘就急了，直接说：“都听神的。”她管法师叫神，“只要能把娃治好，神说咋弄就咋弄！”接着又问：“没说走的时候给人家啥的？也好准备一下。”宋婶说：“我也问了，随行就市。他就稀罕咱这川道的白米，给一升，再配点罐头红糖点心啥的就行，不是讲究四色礼嘛。”娘又担心能不能拿得出手，宋婶说满行了。娘说：“你上次一说，我就提前备好的。咱俩真是一对姊妹，想到一起了。”

宋婶离开后，娘立马吩咐爹下坡底村上请人了，自己又把屋子里里外外清扫一遍，收拾停当，就把四色礼翻腾出来，摆在堂屋柜盖上，担心万一出了岔子。

说话间，门外传来脚步声。娘出去迎了，宋婶回头把跟在身后的法师做了介绍。爹请来的都是本村熟人，有与法师相识的，大家相互浅笑一下就算打过招呼。

屋里坐定，法师问起病情，娘就哀着声说：“起初娃只觉两腿发痒，痒得难受就抓，抓了就起红疙瘩，过不了几天，疙瘩就变成脓包，脓包破了就烂成一片。”娘把大山的裤腿